

脸谱

三两花友

我喜欢花草,也就有了三两花友。

第一位花友,是许先生。循着悠长的长满小草的羊肠小道,便到了他家。三角梅攀缘形成的拱门,粗糙石条砌成的墙,点缀着花儿,颇有“枫花明驿墙”的意境美。走进去,一条石头铺就的小径,两侧参差错落长着七里香、指甲花;小径尽头,便是房子,只有一层,有点简陋。房子四周还种有栀子、相思树、苦楝树等闽南常见的花树。

我偶尔会去他那喝茶。有一天,他索性拿起锄头,把墙边一棵老春花树给挖了,毫不吝惜地送给我。因此,我的院子里便有了春花。每年早春,它都开出簇簇白中带黄的花儿,点染出清新的春光。一个深冬,我偶然买了一棵大七里香树。移种那天,许先生早早在我的院子等候,他很细心地切去撕裂的树根,然后剪去大量小枝叶,帮我种好,并再三交代注意浇水和喷洒树冠。他常说,花草是宝贵的生命,善待它,它会长得很好,给予你回报。每到开花时节,七里香满树白花,白天仰望,夜晚秉烛,芬芳扑鼻,我自是十分欢喜。

第二位花友,是洪司机。认识他纯属偶然。一个秋日的早晨,我发现院子外站着一个人,正往院子里打量。我开了门,问他找谁。他有点腼腆地说:“你们家的花草长得真漂亮,我看看。”我便请他进了院子,他走近这树,靠近那花,都能叫出名字。他告诉我,他是一土方车司机,我很惊讶,怎么

也无法把他和种种花草联系在一起。过几天,他邀请我去他家赏花,我欣然赴约。爬上屋顶,我眼前一亮:错落的铁架上,摆满了三角梅、罗汉松、紫薇、山茶、栀子等盆景,地面摆放的花盆种着石榴、米兰、黄荆,简直就是个空中花园。我不禁问道:“你怎么会种花呢?”“自从舅舅送我一棵铁树,我就迷上了种花。”他笑着说:“可能有点过了,花了不少钱。”他给我看手机里的图片,是他们一家子在屋顶赏花的温馨画面,让人好不艳羡。

第三位花友,是杨老师,他是我的老同事。回老家建了一栋房子,有一方庭院,铺上了大理石。我“怂恿”他:“当你闭上眼睛,想象这里有树,有叶,有花,该多惬意!”他若有所思,一言不发。随后拿出纸笔来,请我给他规划花坛的位置。“舍得开这些大理石吗?”我边问边画图,有点“不负责任”。第二天,他毅然按照我画的图,请人把大理石切块,墙角处安上了石条,预备摆盆景。接着又开上皮卡,让我带他去漳州百花村买花。前后折腾了近一个月,总算把花草种上了,有米兰、桂花、七里香……夜晚,暖黄的夜灯从墙根亮起,映射着花草草,让人可以安安静静静地待上一宿。一棵老杨桃树枝伸展,每年都开花结果,每到杨桃结果,杨老师便要送上一袋给我尝尝。我无以回报,便送他一大袋牛粪干,用作肥料。

三两花友,几寸光阴。花草为媒,驱散了生活的焦虑,传递了简单的幸福。



老照片 老伴搬回了旧缝纫机

“妈,这台缝纫机不要了,这么多年都不用了,搬回去还能用吗?再说,搬回去您放哪呢?”儿子耐心地劝说老伴不要再将旧缝纫机搬回去了。可老伴态度坚决:“我想了很久,一定要搬回这台缝纫机,我们房子虽小,但还是可以挤出一位置安放缝纫机的!”我理解老伴的心情,对儿子说:“让你妈搬吧!她早就想搬回去了。”就这样,我们把这台旧缝纫机搬回了家。

五年前,我和老伴从虎溪岩路搬到公园东路。这五年,一遇到需要缝缝补补的时候,老伴总会提出,将放在儿子家阳台的缝纫机搬回家。我劝她:“百家村的便民服务点方便得很,花个三五元钱就能解决问题,何必这么麻烦?”她怼我:“三五元钱不是钱?自己能干的事为什么不自己干?”我理解老伴对这台缝纫机的感情,答应她等儿子搬家时我们再把缝纫机搬回来。

说起这台缝纫机,话可就长了。1982年妻子随军从南方老家到我的部队,我们驻扎在北方,需添置不少过冬衣物,妻子希望家里能有一台缝纫机,而当时购买缝纫机不仅得有票,还得有票。在河北高碑店百货商店工作的一位南安老乡知道后,给我送来了一张缝纫机票,可购一台上海蜜蜂牌缝纫机,价格165元,真是贵啊!可贵也得买,

妻子说她需要!妻子心灵手巧,很快掌握了缝纫机操作的要领,一有空她就找活干。最早是扎鞋垫,技术要求不高,废物利用,她扎出来的鞋垫结实耐穿,还送一些给战友,好评如潮,妻子很有成就感。紧接着她又按照图纸,为家人裁制衣服,虽然有时大小不那么合身,但穿在身上还是很舒适的。那几年,她给我缝制了两套冬季棉睡衣,厚厚的很暖和,我穿了好多年,破了都舍不得扔掉,补了又补。五年前我们搬家时,又翻出了40年前她为我缝制的棉睡衣。她忍不住打趣说:“相亲时我送给你的手帕,你早就丢了!能把这件睡衣保存下来,也算对我还有感情!”

特别难忘的是有一年冬天,妻子连续一个月白天正常上班,晚上用自家的缝纫机为一家被服厂加工被套,每天晚上都干到深夜。那个月她领到加工费60多元,比她当时月工资还高很多。但她实在太累了,为了她的健康,我只好私下找到被服厂的负责人,让他跟妻子假称被套加工任务已完成,不需要再做了。

这台缝纫机搬回家后,老伴让我把它摆放在我们家那只有十来平方米的客厅里,她把这台缝纫机仔仔细细地擦拭干净,它看上去仍然很新。

再回首 难忘鸡肉丝菇的滋味

那年,我插队到闽西永定的农村。到农村后不久的一天中午,我突然闻到一股淡淡的鸡肉香味。那个年代生活艰辛,我又正在长身体,受不了香味的诱惑,循着香味就来到隔壁阿贵的房间。

三十来岁的阿贵大名虽德贵,不会讲话,瘦瘦小小。阿贵人哑心不哑,干农活是把好手,比比画画地教会了我们这些知青很多农活。他乐于助人。有一次年轻气盛的我抢下村里最大的一块稻田插秧,时近中午太阳毒辣,我汗流浹背,汗水从发梢滴到脸上,视线模糊,偏偏两手都是泥巴无法擦净,十分难受。我抬头一看,天哪,到田的那头还有五六十里长……正当我咬牙奋力向前插秧时,一个戴着斗笠的人撞到我,原来是阿贵从田的那头插过来,竟然每一行秧秧跟我衔接得又平又直。

此时,阿贵正蹲在小灶旁煮着什么。我凑近一看,两寸来长的“鸡肉”随着烧开的水上下翻滚,香味就这样弥漫开来。不待我开口,阿贵便盛出一碗给我吃。我喝了一口汤,久违的鲜香狠狠地刺激了我的味蕾;咬了一下,那“鸡肉”软软滑滑很好下口,但绝对不是鸡肉!阿贵见我如此馋食,便给我添了一碗又一碗,直到锅底朝天。

看着阿贵的空碗,我惭愧自己如此贪吃,居然一点都没有留给他。我双手合十向他道歉,他不以为意地摆摆手,然后手往肚皮上比画了一下,再竖起大拇指,夸我胃口好。

在阿贵“唧唧呀呀”的比画中,我明白他煮的是一种菇。听村民讲,这种菇叫“鸡肉丝菇”,只需清洗干净,撕成条状放入水中滚几滚,撒点盐巴就是一锅美味。

鸡肉丝菇在七八月夏日雷雨过后便会大量冒出来。那时的炎夏,雷雨过后,我常常跟着阿贵顺着茶园田坎寻找,有的鸡肉丝菇刚刚顶着块红土冒出头来,像亭亭玉立的小美人;有的伞面已长成巴掌大,最大的竟有脸盆那么大。鸡肉丝菇的灰色伞面光滑细腻,里面灰白条纹凹凸有致,挖的时候必须小心翼翼地挖到根部。鸡肉丝菇很是鲜美,可惜寿命极短,当它伞面舒展到最大的时候,就开始发软腐烂,再不能食用了。

后来,我离开了农村,再也吃不到美味的鸡肉丝菇了。我怀念它,更怀念慷慨大方、热心聪慧的阿贵,他的出现,宛如我寡淡生命中的一朵鸡肉丝菇,让我回味,也让我难忘。后来,我几次到永定找他,但都没能见到他,不知如今他可安好?

亲历

误充电费之后

之前我们家有两套不大的房子,缴交电费办理了国家电网福建电力公司的账号绑定,每个月固定时间会出电费月度账单提醒,我们再根据账单来缴费。

后来,我们将其中的一套房子卖了,各种交接手续也都陆陆续续基本办完,最后就差电力账号的过户因为对方人在外地没有办成。咨询电力公司,说没什么大问题,这件事就一直拖了下来,那套房子的电力账户也一直还在我们的名下。这样,我们每个月依然会收到两份电力账单提醒,而我们只交目前房子的电力账单。

就这样过了几年,上个月却出了问题。这天正忙活的妻子发现手机上的电力账单又来了,她没有细看便顺手把钱交了。妻子一边交,还一边嘀咕,怎么这个月的电费才几十块钱,干脆交100块好了。交完后她总觉得有点不对劲,我家每个月的电费都得两三百元,怎么上个月的电费会比以前少很多?再细看一下账单,原来是交错了,交到那套卖掉的房子账号上去了。

妻子好一阵懊恼,只能自我安慰:“算了,肯定要不

回来了,就当成弄丢了吧。”妻子之所以这么想,是因为她的一个熟人就遇到过类似的情况——充话费充错了号码,向对方讨要,结果钱没能要回来,还受了一肚子气。而我却不想因此放弃,虽然钱不是很多,但毕竟也是我们的辛苦钱,最起码也得争取一下吧。于是,我打电话给电力公司,看能不能把钱款追回,得到的答复是得我们自己协商解决。我又打电话给之前的买家,结果对方说那房子后来他也卖了,现在的房主不是他——问题变得有点棘手。

经过一番周折,我怀着忐忑的心情联系到现在的房主王先生。王先生态度平静、语气温和,不像是那种蛮不讲理的人,而事实也证明他确实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。弄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后,他爽快地把钱款转给了我。妻子得知这么顺利就要回了钱,连连说:“我们这是遇到好人了。”

君子爱财取之有道,王先生的做法确实让人称赞。遗憾的是我和王先生所有的交流都是通过电话和微信联系的,至今也没能和他见上一面。

情网

甘当“花痴”

我从小就爱花。小时候,跟着父母下农田,我对田埂边上或是草丛里的野花甚感兴趣。鬼针草的名字虽然不好听,但盛开的花却很淡雅,白色花瓣托出一簇嫩黄的花蕊,在绿叶的衬托下更显娴静。一点红则草如其名,全身都是绿的,却从茎上抽出一枝枝长柄来,托出小小的“一点红”。遍地锦,则是贴地而生,一片片,绿得通透、绿得耀眼,绿得让人心生欢喜。紫色的花本就不多见,紫色地丁小小的株苗总能让我多瞧上几眼,爱不释手……因为喜欢这些花草,长大后,我很有兴趣地去查阅相关资料,才知道它们的芳名、了解它们的习性。

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,三年级的时候,偶得一株含羞草,我用一个破了洞的脸盆,装了些泥土,小心翼翼地种了起来。没过多久,含羞草在我精心的呵护下开枝散叶。每到放学,小伙伴们就跑到我家,大家围着这盆含羞草左看右看,一只只小手,轻轻触碰含羞草的叶子,看着它“羞颜闭叶”的模样,欢呼雀跃。小时候的快乐就这么简单,而我在边上,因为小伙伴的快乐而获得了满满的成就感。

从小到大,我养过不少花。小时候养花很容易,门口就有田地,有取之不尽的泥土。破个洞的大盆子,裂了缝的瓦罐,父母知道我爱种花,都给我留着养花用。现在养花的盆子着漂亮,泥土却无处取了,只能购买。想想种花这事还得是小时候那会儿,有意思得多。

现下种的花少了,仅在单位的向阳处种了两盆球兰。这两盆球兰是去年买来的小苗,还未养到开花的时候,但因为以前种过,痴迷于它小巧玲珑的球形花朵,淡淡花香,故而对这两株球兰倾注了许多爱心。遇到长假,我还会抽空到单位给它们浇一浇水。同事都说我对它们太上心了。我则笑言:“养了它们,要对它们负责呀!”

周末与好友一道去逛花市,买把花回来。玫瑰、康乃馨、各色小雏菊、百合、芍药、郁金香、腊梅……依着时令,变换着装扮家里的客厅和书桌。晚上回到家,先生在厨房奏起“锅碗瓢盆交响曲”,我则在阳台的水池边上,悠闲地拿着花剪修剪花枝。有时先生会从厨房的窗户探出头来,嘟囔一句:“真是个花痴,看花就饱了!”

每一段时光都值得拥有,每一朵花都值得欣赏。不管是小时候田野里的野花,还是现在精心呵护的鲜花,它们都是我生活中不可或缺或陪伴。愿我们这一生,花开成景,花落成诗!

育儿经

为女儿搭积木

一个下午,大宝兴冲冲地拿着一盒积木找到了正在房间里打电话的我。我明白她的意思,微微一笑爽快点头答应了她,她自是心满意足蹦蹦跳跳离开了。

“来吧,爸爸打完电话了。”我在她的玩具桌前坐定。“爸爸,这拼好是一只很可爱的熊猫。”她坐在一旁她专属的小沙发上,满眼期待。“你很快就可以看到它啦!”我像一个熟练的积木高手,拆开盒子,拿起一倒。“这积木也太小了吧?”大宝把头凑了过来,瞪大了双眼。“帮爸爸把那个碟子拿过来。”我故作镇定,深深吸了一口气,盒子里折叠起来的说明书展开足足有4张A4纸那么大,还正反两面,“说真的,爸爸从小到大还没见过这么小的积木。不过呢,问题不大。”我安慰她。

撕开塑料包装袋,里面以黑白为主色调的积木犹如大米一般倾泻而出,定睛细看,却也算做工精细,色泽鲜明,装在托盘大小的碟子里满满当当,让人的内心不禁再次打起了退堂鼓。“你先去玩吧,爸爸准备开始了。”才读幼儿园小班的女儿一直对拼图和积木不太感兴趣,面对这样的积木,她当然更不感兴趣了。

“真不该夸下海口!”十分钟过去了,后悔之意始终萦绕在我心中。眼前,我还停留在说明书上的步骤一,确切地讲,是在步骤一上苦苦挣扎:细小的积木,费了半天劲儿才摆好底层,可稍一触碰就移动错位;底层和二层拼接,空隙之小让人极不好把握,稍不留意,又打乱了一串积木……全神贯注又小心翼翼,我像极了个精密仪器的维修师傅,好不容易拼接好底层和二层,却在步骤二上发现一个重大问题——我竟然看错了孔位,真是晴天霹雳!毕竟,这等于要再拆解重来,而拆解必然又会影响到周边的积木块,这着实让人处于崩溃的边缘!

“这得拼到啥时候啊?还不如带大宝出去玩实在。”大宝的奶奶路过,虽说略有说风凉话之嫌,却也道出了我的心声——何不就此打住?

我活动了一下酸痛颈椎,用力眨了眨渐渐模糊的双眼,再原地来个懒腰拉伸,还是决定低头继续。因为我打心底知道,哪怕我拼到晚上,甚至隔天,我也要拼好,这是一次绝佳的教育机会——做事不能做一半儿,有恒心、有毅力,方能成功。

Advertisement for Ningxia Premium China Tour (Xiamen Station) featuring Ningxia products like walnuts and dates. Includes details on time (Oct 26-27), location (Xiamen Zhongshan Road), and organizers (Ningxia Hui Autonomous Region and Xiamen Daily).